



本版图片由AI生成

我们那时的暑假

□励开刚

闻着窗外一阵阵的蝉鸣声,想起我们小学时放暑假那些趣事。

那时,对农村孩子来说,放暑假后的前二十天是最开心的。那时“双抢关”还未开始,家里不用你帮忙,都是玩的时间。记忆最深的是与同学一起捉昆虫玩的情景。

盛夏时可玩的昆虫有好多种,首推的是“蚱蜢”,北方朋友叫“知了”,书面话称“蝉”。它是夏天最常见、最受小朋友们喜欢的昆虫之一。

“垂缕饮清露,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唐代诗人虞世南描写的“蝉”声,来自高大的梧桐树。而我们村最多的是苦楝树,当时我家对面河堤上种植的全是苦楝树,一到夏天可热闹了,此起彼伏的“蚱蜢”声不绝于耳。用一根细长的竹竿,顶端扎上一个铁丝圆圈,拿一只透明的塑料袋,袋口沿铁圈绑住,就是一个简易的捉“蚱蜢”工具了。约上小伙伴,举着那竹竿,用袋口往趴在树上的“蚱蜢”身上一套,那“蚱蜢”受惊往上飞逃,正好落入袋中。

苦楝树上,还有一种叫“天牛”的昆虫,我们小时候叫它“羹厨螂”,大概因为它的样子有点像“羹厨里的蟑螂”。“羹厨螂”全身黑色,背上有一些小白点,会飞,头上有两根“须头”,很像孙悟空头上戴的雉鸡翎。一棵苦楝树,往往有十几只“羹厨螂”,爬上树,徒手就可以捉住。初看“羹厨螂”那两颗大牙,一副张牙舞爪的样子,以为不好对付,其实不会咬人。

运气好的话,还能在苦楝树上捉到螳螂,拨一根头发逗它玩,它会把头发咬住,一口口吃掉。

我们拿线绑在捉来的“蚱蜢”头部,栓在屋柱上,用手在“蚱蜢”肚子底下一碰,它就会“知了知了”地叫。也有的“蚱蜢”,不管你怎么挑逗它都不会叫,我们叫它“哑子蚱蜢”。那时,我们不知道只有雄性

“蚱蜢”会叫,雌性的“蚱蜢”不会叫,觉得不会叫的蚱蜢不好玩,有时就把它弄死了放在地上,看蚂蚁成群结队搬运食物的好戏……现在想想,把雌性“蚱蜢”弄死,真不应该。

有时候,我们会在中午时分去河边钓鱼。所谓“冬鲫夏朋”,夏天的朋鱼(也叫翘嘴鲌)又多又肥,用小竹竿绑上尼龙线,再用家里的缝衣针火中烤弯了做一枚钓钩,插上死苍蝇、牛虻之类的诱饵,就可以引朋鱼上钩了。一般我们会把鱼钩放在水牛旁边,那些嘴馋的朋鱼以为是牛身上的东西,很快会上钩,每次都能钓上好多条。

晚饭后,人们都到屋外乘凉,大人们有的躺在竹躺椅上,有的躺在草席上,或谈天说地或闭目养神。我们小孩子则开始了新的项目——捉萤火虫。有时,我们约上几个小伙伴,手拿空玻璃瓶,去地里捉,且专挑个大的萤火虫,因为它不会飞,尾端还特别亮。我们把萤火虫放在空瓶里,走村串巷当灯笼玩……一般玩完就把它放掉了,不然到第二天会闷死的。

总之,那时的暑假,除去帮父母干农活时比较辛苦外,其他时间都蛮开心快乐自在的。到暑假后期,天气转凉,家长们不让我们长时间泡在河里了。白天我们开始做暑假作业,空下来以在屋里玩纸折的玩具为主:折纸飞机,比谁的飞得远;折纸船,装上“货物”,看谁的漂得远……女孩子们则比踢毽子谁踢得多。到晚上,十几个小朋友一起,玩捉迷藏的游戏,有时整个村都是我们嬉戏、欢闹的声音。

转眼四五十年过去了,跟现在的小朋友谈起我们那时的暑期生活,他们会以为你在说“天书”。而在我们,每想起那时的暑假,虽生活简陋、物质条件差,仍觉得那是——最幸福的时光!

儿时的长夏生活

□凌金位

“桐籽花开,洗浴买棺材;桐籽花谢,洗浴洗到夜。”这是故乡的一句童谣,始于什么年代无从稽考。意为:桐籽花开时乍暖还寒,河底水还很凉,这时下河去游泳玩水容易抽脚筋,很危险;而到了桐籽花谢时,暑气逼人,可以整天去水里玩啦。

我的故乡是典型的江南水乡。村前有一条富春江支流,叫渚渚江,宽六七十米,最深处十米长的撑船篙撑不到底。无风无雨的日子,渚渚江平静得像一面镜子,江水清澈见底,水面倒映着蓝天、白云、青山、绿树。清风徐来,波光粼粼,仿佛日照龙鳞。对面有座山,半腰有一广约数丈的平整巨石。据传三国时,周瑜曾在此检阅水师,此巨石遂名“将台”,而山亦随之而称“将台山”。

暑期炎热的午后,孩子们光着屁股,成群结队跳进渚渚江,争先恐后地游向彼岸。游泳是一项很消耗体力的运动,渚渚江江面并不宽,但一口气游到对岸亦非易事。体力不够怎么办呢?我们就不断地变换泳姿,让过劳的肌肉得到放松……

江对岸的港东村,有一片软沓沓、坦荡如砥的沙滩,再过去,将台山山麓是大片一人头高的绿得发黑的桑树,还有成片的绿叶下铺着麦草的西瓜地。午后,管西瓜的人在草棚里睡午觉,我们就像《渡江侦察记》里的侦察兵一样偷西瓜。偷到了,就躲在桑树下大快朵颐。稍作休息再游回来,等上岸穿衣,已是精疲力竭了。这样一个暑假下来,人晒得像泥鳅一样黑,胳膊变得粗壮有力。

村南有条不知名的小溪,长年不断水。溪水里有大量的野生溪鱼,捕鱼方法有两种,用鱼丝网拦截或用竹帘兜住。择一水流湍急的溪滩,顺着溪流,用大小不一的溪石垒成“八”字型围坝,缺口处以底部两根平行木棍为支撑,前低后高,前宽后窄,平铺细竹编成的帘子。哗哗的溪水冲过来,鱼儿也顺着溪水闯到了帘子上,再也回不去了。

多年以后,我在清代文人的《随园诗话》中得知,故乡这种“帘子”就是“鱼梁”。“离墨山前路,千林望郁苍。人烟聚茶市,沙鸟绕鱼梁。白雨江声急,孤舟水气凉。今宵高枕梦,不减在潇湘。”

长夏时节,气温高,降雨少,溪水渐浅,思渊心切的鱼儿顺溪而下,孩子们精心布置的帘子就成了它们的落难之地。为了防止有人偷鱼,有时晚上也得去管一下帘子。晴朗的晚上,天上星汉灿烂,地上虫声唧唧。孩子们躺在草席上,身上盖以蓑衣,以防着凉。睡意朦胧中,忽然听到“轰隆”一声,那是天大的喜事……打开手电筒一照,果见一条大鱼(鲤鱼、鲫鱼、草鱼、乌鱼等)无奈地在帘子上蹦跳。于是,孩子们七手八脚将鱼逮住,放养到溪滩边的小鱼池内,等候明天发落。有时,帘子上也会卧着一条令人厌恶的水蛇,便用芦苇棒挑起,甩得很远很远。

有一年暑假,我和弟弟后半夜起来,趁着月色去看帘子上有无收获。一刻钟后,我们来到溪滩,趟水走近一看,居然躺着一条散发金色光芒的大鲤鱼,弟弟很兴奋,眸子里闪烁着宝石般的光芒。回家一秤,这鱼竟然有两斤多重,这可是真正的野生大鲤鱼啊!

人事无常,匆匆数十载转眼即逝。弟弟因突发事故离开我已经27年,而那年暑期捕鱼旧事,仍历历如在眼前。